

人世间

陈耘和话剧《年轻的一代》

焦辰龙

2015年12月1日下午,上海戏剧学院的新剧院里,温暖如春,座无虚席。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上戏70周年校庆的校友们,正在观看重新排演的话剧《年轻的一代》。

当年话剧版的主演娄际成、周谅量、曹雷,电影版的主演杨在葆、达式常,校友刘威、尤勇、萨日娜等,联袂演出,声势夺人。台下的一些老校友,看得热泪长流;有的人一边擦去眼角的泪,一边发出会心的微笑。他们和剧中的人物:萧继业、林育生、夏倩如、林岚……是同时代的人呀!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怎能不让他们想起当年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出青年题材的四幕话剧,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名角愿意排演它?为什么还会有这么热心的上戏校友愿意观看它,并为之洒下一掬滚烫的热泪?

这里面,绵延着一个长达50余载的戏剧故事。

1963年华东区话剧汇演时,上海戏剧学院演出的话剧《年轻的一代》,以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引起极大轰动,并很快风靡全国,震撼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灵。许多大学生在看了《年轻的一代》之后,放弃安逸的城市生活,打起背包,主动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时,娄际成、周谅量、曹雷在台上演《年轻的一代》的时候,他们本就是上戏表演系的大学生,他们是在扮演剧中的人物,也是在演他们自己。剧中的一个个年轻人,面对着生活的路,在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他们这些大学生,在人生的舞台上,又何尝不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年,坐在上戏的老剧场里,观看话剧《年轻的一代》的大学生们,受到剧中革命青年萧继业的影响,响应党的号召,奔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甚至在西藏、青海等地工作了一辈子。今天,他们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在校庆的日子里,他们竟然又在母校的新剧院里,看到了接近原班人马、堪称原汁原味的话剧《年轻的一代》。他们怎么能够抑制住心中感情的波澜?

话剧《年轻的一代》的编剧陈耘,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时的老师。陈耘老师原来是上戏表演系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及至上世纪70年代我到上戏读书时,他已经是戏文系的写作课老师了。搞毕业创作时,他还是我的指导老师之一。

大一时,陈耘老师给我们上写作课,专门讲了他当年构思、创作话剧《年轻的一代》的一些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一部分年轻人看不到前途,有的大学毕业生为了留在上海

工作,竟然伪造病历,还有人宁肯不要大学生的文凭,被摘下胸前的团徽,也不到国家分配的边远地区报到,最后沦落到里弄办的小工厂里,绕小线圈儿混日子。看到这些现象之后,陈耘开始深深地为这些年轻人担忧,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创作的“种子”就这样在他的心中萌生了。

《年轻的一代》中的林育生,是青海地质队的勘探队员,他借口腿疼,请假回上海看病。林育生缠绵于和女友、地质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夏倩如的恋情,留恋大城市生活,托社会上的一个纨绔子弟吴行,伪造病历,声称自己患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需要在上海疗养,还企图让父亲找关系,把他安排到上海地质研究所工作,又让母亲找熟人,让其在母校给他安排个差事,并希望夏倩如能以男朋友在上海工作为由,争取分配在上海。

他的妹妹林岚,高中毕业之后,响应党的大办农业的号召,要报名到新疆农场去,他也坚决反对,而他的地质学院的同学、勘探队的队友萧继业,在一次山洪暴发时,为了抢救宝贵的地质资料,一条腿被滚坡的岩石砸伤了。医生说可能要截肢,他却说:“我拄着拐棍也要回勘探队!高山不能爬,我就在平地,野外不能去,我还可以在帐篷里工作……我要在勘探队干一辈子!”

同是新中国的青年,同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萧继业是志在蓝天的鸿鹄,林育生却蜕化成了屋檐下的燕雀。

在当时,把一个烈士子女写得那么“坏”,是被认为有点过的。陈耘就想:可不可以设想林育生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呢?在采访中,有的老干部对他说:我们抚养的烈士遗孤,就一直不告诉他的亲生父母是谁,等他入党时再讲。于是,陈耘便把剧中人林狱生的名字改为林育生。当他伪造病历的事情被人发觉后,他的养父母拿出了他的亲生母亲在狱中给他留下的遗书。

林育生含着热泪读罢遗书,凄楚地叫了一声:“妈妈!……”便一头扎进了门外的风雨中。林岚惊叫道:“哥哥!……”林父意味深长地说:“不要紧,让他到风雨中跑跑吧!……”

在戏的结尾,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认识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红二代”林育生与刚刚出院的萧继业,还有夏倩如和她的同学们,乘火车去远在青海的勘探队,为国家寻找宝贵的矿藏资源。与他们同车前行的,还有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林岚和她的同学们。

车站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萧奶奶、林父、林母,和成百上千名上海人民,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前来欢送他们奔赴祖国的边疆,像当年子弟兵的母亲送自己的儿女奔赴抗日战争的战场。他们乘坐着时代的列车,奔赴建设边

疆、保卫边疆的战场去了。历史不一定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人民会记住他们集体的功勋!

《年轻的一代》在全国上演之后,不仅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其“争夺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主题,也引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注。

在这之前,陈耘老师还写过儿童剧《英雄小八路》。那是在1958年解放军炮击金门之后,他到福建前线体验生活,听到许多感人的故事,用一天写一场戏的速度,8天写出了剧本。该剧搬上银幕之后,其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时间响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1978年,这首歌取代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老队歌,正式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沿用至今。

把这两部剧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虽然一个是儿童剧,一个是反映青年生活的话剧,但它们关注的是同一个主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一个剧作家,陈耘老师思想的敏锐性、前瞻性,令人佩服!

今天,重读剧本《年轻的一代》,重看根据剧本改编的1965年版、1975年版的同名电影,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下面是剧中,林育生的亲生母亲在狱中给他留下的“遗书”——

我亲爱的孩子:

刽子手已经举起杀人的刀枪,同志们都在慷慨高歌,马上就要走上刑场,从此你再也见不到你的亲生父母了……

孩子!我给你写下这封信,是为了让你记住:你的父母都是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你可以忘记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可是你永远不能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不能忘记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我们就要去了,将来你长大了,可要把红旗高高举起,永远要革命,永远要斗争,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永别了,孩子,你可不要忘本,不要忘本啊!

现在的“红二代”,应该重新读一读这一封久违的烈士遗书,回答一下:当年的革命先烈们前仆后继、舍生忘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换一批人发财”,还是为了“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现在的“80后”“90后”“00后”,应该耐心读一读这一封像文物一样陈旧的烈士遗书,思索一下:人的青春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才算美好?是像刚开始的林育生似的贪图享乐,做温室里的花朵,还是像萧继业似的迎着风雨,挟着雷电,做一只暴风雨中的雄鹰?

温室里的花朵,一旦遭遇风雨便会凋谢,而暴风雨中的雄鹰,最终唱响的是胜利的凯歌!

诗歌港

乡下(外一首)

张国龙

都去城里了
乡下就安静了
草安静地长
蝉安静地出壳
小鸟安静地恋爱繁衍

它们从来不卷
不卷着进城
不卷着考试
不卷着晋升
不卷入人类热衷的一切
它们在乡下
静静享受着快乐

我

给我一头牛、一架犁
我就有耐心
在一亩三分地里耕耘
春种、夏锄、秋收、冬藏
静静品味岁月

给我一匹马、一把刀
我就有胆气
在血雨腥风中驰骋
厉兵、秣马、挥刀、拼杀
改写历史,或被历史改写

给我一本书、一张琴
我可以离群索居
在陋室里自得其乐
调素琴,阅金经
不打扰窗外,也不被窗外打扰

我做些什么
在于尘世予我什么

窗子

紫苏

没缘由地
喜欢那扇窗子
它向北
能够看到星斗

静静坐下
小几上
一盏茶香
盈袖

窗外远山如黛
执一素墨
轻轻勾勒出
影影绰绰的温柔
梵静与喧嚣之间
有多远的距离
可否给梦
一份期许

那耿耿不寐的月色啊
你是否
能容身进来
共一片璀璨星海

没缘由地
喜欢那扇窗子
因它向北
能够
看到星斗